

神學院通訊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第三期 Issue No. 3
(總第八十七期) (Original Issue No. 87)

二〇〇五年二月
February, 2005

電話 Tel: (852) 2609-6705 傳真 Fax: (852) 2603-5224
電子郵件 Email: theology@cuhk.edu.hk
網址 Website: www.cuhk.edu.hk/theology/

明日的華人神學

周聯華牧師
資深華人神學家

(本院蒙周聯華牧師俞允，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六日蒞臨「重新啟航感恩崇拜暨2004年度神學日慶典」講道；本篇乃周牧師當日之講章。)

打開任何一本介紹神學家的書籍，其中琳琅滿目地介紹許多不同國家的神學。好比在我的面前就有一本叫 *The Modern Theologians* 的，它的分類是以洲或國來分的，好比在目錄中¹，就看到有歐洲大陸、英國、北美、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等的區分。正因為每一個國家有不同的民族性，自然會在該國的作品中表現出來。

壹・華人神學的困難

一、語言的困難

但是上面所引用的那本書中卻沒有華人 (Chinese)² 神學。也許華人以華文來寫作，不為華文以外的世界所知道；再或者，假如我們自己謙卑一點，我們還沒有太多的神學作品為外人所稱道。我們華人有先天性的困難，因為外國人能讀中文的不多，不像英、德、法文等為西方教會人士所熟識。即使華人有神學作品，如果沒有翻譯，國外人士因不諳華文，也無從知道。

最早的時候一定先有觀念，然後以言語來表達意思；最後才以文字將語言呈現出來。但是經過長時期的逐漸發展，語言和文字反而限制了思想和觀念。人的思考往往是以言語來思考的，人不可能想出沒有言語的思想，也正因為如此，任何一種文字也決定了它的作品，這當然也包括了神學著作。舉例來說，華人心中的「罪」字只包括所謂刑法所包含的罪；整版社會新聞充斥著殺人放火、姦淫搶劫，但卻不是英文所說的sin。英文的sin不是中文的「罪」；中文的「罪」更像英文的crime。在華文中，這類文字是很貧乏的。甚麼時候我們能以華語來思想，以華文來寫神學作品，甚麼時候才有華人神學。

¹ Ford, David F., editor, *The Modern Theologians* (Blackwell Publishers, Malden, Mass., 1977), pp.v-vii.

² 這裡的 Chinese 不是指國家，而是指整個華人的種族；好比新加坡是國家，裡面的公民當然是新加坡人，但是國中有許多華人。

二、華人的複雜

華人範圍廣闊，除了中國大陸有十三億人口以外，其他香港、台灣、東南亞、東北亞的華人，歐美洲的華人等等也都是華人。³ 他們的風俗、習慣完全不同，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下，他們的想法也自然不同，不可能有相類似的神學。從難度來講，華人神學是難上加難，因為他們彼此間沒有共識。但說容易也非常容易，因為沒有人要求那麼多人口的人民只有一套神學。這社會本來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不妨百鳥齊鳴，百花齊放。近年來，中國大陸教會的突飛猛進，沒有時間，也沒有人才去培育他們；而老一輩數十年如一日，精神可嘉。然則數十年來與外界沒有往來，難免脫節，這也是無可避免必然的事實。但是有少數的教會領袖正因為身處絕地而後生。那就是在亂世所逼出來的作品，像吳耀宗先生的「三自愛國運動」是中國解放以後所發生的。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丁光訓主教曾經高度評價了三自愛國運動的功績。他說：「吳先生所發起的三自愛國運動的功勞和成績是十分巨大的。」……上帝就是藉著三自愛國運動這個器皿，使中國基督教會回到聖經的教導中，更加符合歷代教會的傳統。⁴

1954年舉行了中國基督教會第一屆全國會議。針對有些人對「三自革新運動」名稱「革新」二字有考慮。……吳耀宗在報告中建議將「三自革新運動」改為「三自愛國運動」。⁵

那時還有不得不為教會辯護的丁光訓主教。⁶ 這些作品都是最好的典範。其實他們的寫作已經是華人神學了。



貳・反思的機會和寫作的環境

一、反基運動⁷

反基督教的運動雖然有著漫長的背景，但是它的近因是1922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中國北京召開第十一屆大會。這樣的大張旗鼓遭受到本國學生的反對，在開會前一個月，他們搶先發出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影響所及甚於以前任何一次教案。⁸ 因為這一次是屬於思想的搏鬥，一直到現在，許多地方基督教的傳播還吃那一次的虧。

在這一次反省的中間提出了「本色教會」的口號，就是一個「自理、自養、自傳的中國化的教會」。⁹ 這是「三自」教會的濫觴。這時候就沒有顧到「自思」——自己的思想。也許這一點可以包括在「自傳」裡面，但是在一些作品中卻沒有著重在「自」己的神學「思」想。

雖然如此，那一段時間之後的寫作仍是活躍的，好比吳雷川¹⁰、趙紫宸¹¹、劉廷芳¹²、徐寶謙¹³、謝扶雅¹⁴等前輩的寫作都是華人神學的「鬆土」工作。可惜，這幾位先生有的因為時局的發展，不能繼續寫作，有的因別的興趣而終止了神學的寫作，倒是謝扶雅先生身在美國，有許多著作。

嚴格地說來，這幾位前輩都是以先鋒形象出現，但大多作品屬於教育（劉）、哲學（徐）、研究重於倡導（吳、謝），後者也包括由上海到香港的徐松石先生。¹⁵ 他們都未涉獵到神學的本身。吳雷川、趙紫宸等先生可惜沒有進一步再深入庭堂，有更多的神學作品問世。

在國內為傳道人閱讀最多的是賈玉銘先生所著的《神道學》全三冊，他是一位最本土的神學教員，可惜其著作也不能算為華人神學，他自己在序言中說：

³ 香港和澳門雖已實行一國兩制，但當地的教會與神學教育都很活躍。

⁴ 羅冠宗，「前言」，《吳耀宗生平與思想研討》（全國基督教兩會發行組，1995）1-2頁。

⁵ 羅冠宗，「吳耀宗與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吳耀宗生平與思想研討》56頁。

⁶ 丁光訓，《丁光訓全集》（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

⁷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9，三版）269頁及以下。

⁸ 王治心，同上。基督教有四次教難：第一次為1616年的南京教案；第二次為1659年的欽天監教案；第三次為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第四次是反基運動。第91頁。

⁹ 王治心，同上，274頁。

¹⁰ 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0）。

¹¹ 趙紫宸，《趙紫宸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一卷、第二卷。

¹² 劉廷芳，《中國教會間的討論》（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書報部，1922）。

¹³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4）等。

¹⁴ 謝扶雅，《基督教與中國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1）。

¹⁵ 徐松石，《基督眼裡的中華民族》上、下冊（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4）；《主愛中華》（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9）；《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香港愛心服事協會，1994）。

鄙人忝列神學教職，對於發揚基督教理，自有義不容辭之責，遂於課餘依據美國神學博士司壯君之原本，並參閱金陵神學教授畢來思君之油印本等書，譯著參半，以編是書。¹⁶

他說的司壯君是Augustus Hopkins Strong。¹⁷畢來斯後來的正名應是畢範宇。¹⁸

二、文化大革命

這絕對是一個大時代，許多人流血喪命，我們相信基督徒一定有許多作品，也有許多講章。也正因為那時沒有自由，所以傳下來的作品紀錄彌足珍貴。也許以後在適當的時候可以整理出一些華人神學，也未可知。

三、港澳的回歸

在港澳的本地人對「回歸」一定有更多反省。香港回歸那天我剛好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招待所看到全部的紀錄。我在房間中回憶東印度公司的運銷鴉片、林則徐的禁燒鴉片、緊接著的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然後列強的企圖瓜分中國。其間義和團之亂所造成的八國聯軍、各種喪權辱國條約……推翻滿清、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九一八事變、八年抗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香港回歸，是一個極大的解放。其象徵性遠超過一國兩制，或僅是港澳的回歸。

對於這樣的一個一連串大事件的時代，我們基督徒有甚麼感受？我們神學思想家有甚麼反應？可有一些可寫的神學回應和反省？

叁、學習的過程

最早傳教士來華傳播福音之時，華語的社區中沒有華人聖經學者、沒有神學家、沒有教會歷史家、沒有任何神學教育學科的專家。因此，惟一的方法是傳教士在華人地區傳授神學課程，設立神學院和聖經學校。後來華人基督徒到國外去修神學教育的課程，回國來傳道或在神學院教授課程。逐漸地，本地教師的比例增加，相對地外籍的教師減少，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神學院都在這個階段。我有機會瀏覽一下貴院的教授陣容，貴院就是這一個模式。

也許到一個時候，國內的神學院無論在教授或圖書、設備已足夠優秀，神學生無須到國外的神學院去修讀；也就是說國內神學院的課程可以與國外許多優秀的神學院有同等的水準，那麼神學生就不必出國去進修了。我這裡想到的是美國的神學教育。在二十世紀初葉，美國許多神學院的教員都到英國、德國、瑞士、瑞典等國去進修，但是逐漸地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的教員似乎就不為這股「潮流」所影響，因為他們國內自己已經有足夠的、相當於歐陸和英國的神學院了。當然其間一定還有特殊的研究，須出國進修，那就另作別論了。

將來會有一天，在國內修讀神學的同學，他們的程度會更勝於到國外去修讀的。到了我們的教員教授某一科目與國外的教員一樣好的時候，國內神學院已略勝一籌了。因為我們的教員是華人，同樣的內容是經過華人的頭腦，用華語教出來的，有很多內容已經過一番融會貫通，對本地的傳道人有很大的幫助。雖然我們不一定已有任何華人神學的一套系統，但已經逐漸踏上華人神學的道路了。一代代的相傳，「本色」的成分會越來越濃，不必真正從事某一本色的題目，已走上了「本色化」的道路了。

肆、華人神學的先決條件

一、學貫中西

假如我們將來要有一些所謂華人神學的話，他／她（應該是他們／她們）對所謂西方（當然也包括東方——Orthodox Tradition）的神學懂得非常透徹，因為這些是2000年來很多前輩的研究的精華。不懂得前輩們的研究成果，很難再有進一步的發展。而且忽然某人認為有新的創舉，也可能是過去早就有過的「異端」。

對於華人固有的文化需有很多的了解：我們不必要搬出四書五經來，除了少數的專家以外，也沒有人對固有的文化，好像儒家的經典等，有多大的研究；但是這些思想根深柢固地在我們的「血」裡。許多人的處世立命還帶有一些「古老」的思想呢！

二、認清對象

田立克在他的《系統神學》第一卷，引論的第一段就說：

神學作為基督教會之功用時，一定要服事教會的需要。任何一種神學的制度應該滿足兩個基本的需要：有關基督教會信息真理的言論和把這真理解釋給每一個新世代的人聽。神學就是游移在這兩端之間：基本的永恆的真理和接受這真理現實環境中的人。¹⁹

¹⁶ 賈玉銘，《神道學》（台灣基督徒佈道團，1949出版，1961台灣再版），第一頁。

¹⁷ Strong, Augustus Hopkins, *Systematic Theology* (A. C. Armstrong, New York, 1902).

¹⁸ 原名為Frank Price；油印本無從查考。

¹⁹ Tillich, Paul, *Systematic The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 vol. 1, p.3.